

# 这次第怎一个“春”字了得

刘桂生

春天使人在窃喜中跃跃欲试,这个美好的季节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的历史上却显得格外沉重与苦涩。

“花落春仍在”是1850年殿试中,俞樾答卷中的第一句,被当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所赞赏,从而擢拔俞樾为保和殿复试第一名,此句后来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晚年还以“春在堂”命名他喜爱的曲园居所。

当初殿试题目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从宋代曹勣“花落春犹在,人存事已非”的句子中,演化出“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句破题。此处借“花”来指事物或时光,而“春”便指呈现事物的根据与其属性。正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中的“春花秋月”代指曾几何时。黄庭坚的“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又是以春来具象记忆中的美好。然而俞樾此处的“花

落”,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局面下,或许意味着以往康乾盛世的不再,如此“春”字里便多了一份对事情原委的追问。

当初曾国藩并不认识这个年轻人,只是被此人的“问题意识”所吸引,并由此断定“他日所效,未可量也”。什么样的“意识”能让这位“晚清第一名臣”一见如故,引为知己呢?那必是面对危局,舍我其谁的勇气,必是“君子务本,本立道生”的底层逻辑,因为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志同道合。思想来源于认知,认知又源于思考,他们思考的共同基础正是礼乐文化中优秀的中华传统。

晚清文坛文坛的颓势,曾被龚自珍斥为乡愿,他与魏源、曾国藩等一批思想进步,眼光远大的“儒臣”,先以公羊学重塑经世致用的理念,后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勉,积极投入自新、自

强的洋务运动。在此潮流中,一句看似意味着以往康乾盛世的不再,如此“春”字里便多了一份对事情原委的追问。

如果历史是人类理性化的进程,那么中国的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以“仁”作为礼乐自我意识的人,仁的概念里,不仅含有忠、孝、礼、义等现实内容,而且加工使其成为德的意识。至此,才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天命之谓性”,子思又以一篇《中庸》,把由伦常而来的“仁”发展到天命所属的“性”。这样,天这个可见世界中最大的实体,成为可感世界的可靠根据。接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的心性之学,讲明了人与作为道德实体的天的关系。汉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修心养性”的智慧浸润着中国

人的心灵。宋明理学最终使“道”与“德”相统一,“理一分殊”构成了体用关系中的世界。理上升为本体后,世界是理的内容,理是这个世界的自身,身理成为了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便是这个精神实质的写照。俞樾一首《淡烟疏雨落花天》把原本悲天悯人的题目,写得春意盎然,其中还有“护花”“帝泽”等感恩图报的隐喻,这怎能不让文正公心动呢?俞樾曾自嘲道:“虽名山坛站,万不敢望,而穷愁笔墨,倘若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春在”已化作薪火相传、千年不断的文化精神。

当初的故事与今天渐行渐远,而使其成为我们历史的原因,却从未离开。在春日的窃喜中,不妨自问:落英缤纷后,我们心中是否仍旧春意盎然?

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

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

啊任凭风暴把我带到海角天边

我停下来,静静地听,原来这首歌是这么好听,后来,我听过好多人唱,总觉得赶不上她。她唱罢,用手背擦擦眼角,忽然转过身,看见我就站在不远处,她从筐里抓了一把李子朝我扔过来,我笑着接了,她继续仰过头摘李子,头发埋在一簇李子中,那李子像一串大珍珠。

后来,我第一次见到刘瑾,那时正在跨世纪,我问她的姓,她说,李子的李。我说,你会唱《冰山上的雪莲》吗?她说,那歌很老了吧?

那歌的确老了,连单田芳先生也逝世了,我的心波动了好几下,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话。想起小时候,除了课本,几乎看不上别的书,仅有的几本连环画快被我们翻烂了,书里的话也念得熟透了。没有书,听收音机成了我们最主要的文化学习来源,她给了我们最大最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的营养,这滋养滋润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会影响我的一生。

那台曾经做满全村收音机的老收音机,她几乎已经发不出声音,修了多次,也不见好转。

终于,我家要搬到县城的时候,在一个秋雨飘洒的黄昏,她被我的一个本家爷爷拿走了,他曾经和父亲的师父——刘爷爷一样,是我的常客。本家爷爷拿她绝不是为了卖破烂换一点钱,因为根本卖不了多少钱;他也不是要听她,因为她已经发不出声,况且他家早有了电视机。他拿她只是为了要看着她,她曾经是她的红颜知己,如今,他们都老了,就像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他看着她,就会想起他们的过去,想起那个时代,想起那么多的美好和辛酸。收音机的时代过去了,电视机的时代也正在逝去,如今,手机功能的强大早已超越了过往一切媒体的总和。但是,收音机带给我的一切,依然萦绕在我的耳畔,依然缠绕着我的心,她大概永远不会消逝。

# 我家卖了一头猪,买了红灯牌收音机

刘治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卖了一头猪,得了一百多块钱,父亲狠了狠心,拿出其中的大部分买了一台收音机,上海红灯牌。

几乎正方的形体,银白略带灰——不易察觉的灰使她有一种端庄的风采,右上顶戴着一根天线。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手线牵出来,一段一段地,像小时候轻轻地牵扯藏在沟地里的甘草,终于全部牵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天线竟然有五节,遥遥高耸到屋顶,就凭这一条顶天立地的天线,就足以让她在村里甚至整个大队傲娇了!要知道,我们见到的几台收音机一般都是三节天线,偶尔有四节的,五节的天线那百分之百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一点,连见多识广的俊平爸爸都不停地点头。当天线顶到屋梁的时候,我们就接通了整个外部的世界。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伴着雄壮悠扬的音乐,播音员开始播报新闻了。由于普通话和方言的隔阂,也因为这个词的专业,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明白“摘要”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明白,但我很喜欢这个词,每当那个男播音员播这个特异而又熟悉的词语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异样的激动。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播音员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定藏在收音机的某个地方,他们神通广大,就像孙悟空,可轻易藏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但我当然舍不得打开我家的收音机去看。有一天,我看见大姑夫打开他家的那台旧收音机的后盖,用螺丝刀这里点一下,那里点一下,被点的是一些像小人的柱子(后来知道那叫电容),我疑心说话的就是他们。

很让人流连忘返的是评书连播。那时好像内蒙古台正连播刘兰芳的《杨家将》。由于我家收音机声在外,屋里常常挤满了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连俊平爸爸都来了,要知道,他是很有钱的,一般不去别人家。当刘兰芳清脆干练的声音充满整个屋子,我们的心情随着故事里的情节起伏:“这个杨六郎的心可真狠,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要杀!”“这回八王千岁来了,看谁敢造次?”……一句“要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接着说!”——半小时到了,今天的节目结束啦。

父亲从小就喜欢听人讲古书,我们叫他“捣古”。我村最擅长“捣古”的长者叫刘升,他是跟我爷爷一辈的人,我们叫他刘爷爷。他会讲《大八义》、《小八义》、《施公案》、《绿牡丹》,还有好多的书。父亲的记性好,他听刘爷爷讲完,能几乎不差地讲给当时没工夫听的人,刘爷爷说父亲是他的得意弟子。有了收音机,他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掐着时间端坐在炕上,静静地享受着刘兰芳或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他大概也承认,这两人的段位要比他高多了,如果说他自己是食客,那二爷就是剑客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终于,我家的收音机有人要借了,我们都很担心。提出借的人就是俊平爸爸,真正要借听的却不是他。俊平爸爸说,公社的王干事这几天来了,想听《杨家将》,大家都知道我家收音机厉害,所以想借听一下。我们几个人商量了好一会儿,答应由我护送着收音机去他家,并全程在场,然后再护送回来,俊平爸爸欣然同意。中午时分,我把收音机轻轻立在他家炕上,平时一向严肃挺拔的王干事也笑容可掬,一下子平易近人了许多。因为我是重播,我就不去听《杨家将》了,我趁这个大好机会,好好地端详研究了半天王干事裤腰带上的一把枪。枪是看不见的,它藏在一个鸚哥儿绿的皮盒子里——我也不知道是鸚哥儿绿,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刘兰芳正

在绘声绘色地描绘一员大将的装扮,说这员大将腰系鸚哥儿绿的丝绦。其实,王干事的枪盒应该是豆青色的吧——颜色这东西,很不好描述。他们听了半小时《杨家将》,我瞌了同样时间的枪盒。终于,刘兰芳收了一句:“……这才演出了大战黄土坡!”王干事就开始抱怨:“昨天说要大战黄土坡,今天还不战?还要到明天?”当然我的心愿是:啥时候能佩一下他的鸚哥儿绿的枪呢?

中秋前后,我们到地里起土豆。由于土豆丰收,我们得干到很晚。评书连播怎么听呢,我们趁把土豆下到菜窖的间隙,赶快从院子的后墙跳进院子,冲进屋里,把手电筒里的电池倒出来,推到收音机里,赶快听评书,往往是评书已经讲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就遗憾得不行,第二天赶快和听过的人打听那缺的一段,又往往因他们的记忆和表达力不佳,我们连连抱怨:“这都记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说不清楚呢?!”

有一天夜里,邻村演电影,家里人满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去,我说,我宁愿留在家听《岳飞传》。夜深了,岳雷被一个姑娘藏在闺阁的衣柜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我梦想着,啥时候,我也被一个美丽的姑娘藏在衣柜里,有人来搜查,那姑娘就会娇娇地说:“这是绣楼,怎么会有男子?你们找错了!”我在柜子里该是多么欣喜啊!后来我在我家的粮仓里专门尝试了一下,很憋屈。稍长,我问刘瑾,你家有衣柜吗?她说,谁家没有啊?我说,那衣柜多大啊?她说,肯定能放你!她疑惑地看着我,我也疑惑地望着她。如果她看见这篇文章,她就能释去她的疑惑,但我不知道我何时能释去我的疑惑。

那时候,内蒙古广播电台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之歌》,就是这七天,天天播这首歌,而且还有解说,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是学不会一首歌,记得有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铁源作曲,解说

人还说伴奏里有柳琴,我一直不知道柳琴是个什么琴,反正很好听。我们村南有一条柳河,我家门前有两棵柳树,还有一个词人叫柳永,还有他那著名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我一直以为柳真是多情的,后来我写小说,把以我为原型的主人公叫作“柳晓东”。

还有一个节目叫广播剧或电影录音剪辑。我记得有电影《知音》,有李谷一演唱“高山流水韵依依”,那个“依依”拉得很长,没觉得太好听。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当时,据说,有“文有独秀,武有蔡锷”的说法,可见其人了得。可蔡锷早早地就病逝了,小凤仙据说后来也早早地死了。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传到今天——肉体终将消亡,唯精神可能永存。

二婶是我家的邻居,她会很唱《知音》,我觉得她唱得比李谷一好听了。她学歌很快,听一遍就能唱,而且很好听,我常常听她在院子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当然都是从我家的收音机里学的,尽管她家也有收音机,可一来我家的收音机音质好,二来我家人多热闹。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刚走到家门口,听见她正在唱《冰山上的雪莲》:

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风暴不会永远不住  
啊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你的笑脸

乌云笼罩着冰山  
风暴横扫戈壁滩  
欢乐被压在冰山下  
啊我的眼泪啊能冲平了萨里尔高原

眼泪会使玉石更白  
痛苦使人意志更坚  
友谊能解除你的痛苦  
啊我的歌声啊能洗去你心中愁烦

你的友情像白云一样深远



「中国风景」  
选自中华美术馆(上海美术馆)  
林凤眠、吴冠中艺术大展

鹭群(国画) 林凤眠

走荆州,过岳阳,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流,大概是沿着幕阜山麓,一路到武汉,才掉头回南,由大别山幕阜山间的宽绰谷地夺路奔出,往江西安徽去,浙东浙远,成为“滚滚长江东逝水”。武汉是一派龟蛇锁大江,江北汉阳龟山,江南武昌蛇山,紧要的咽喉之地。江流再折转往下,而新洲,而团风,又是两山相夹,江北黄州是东山,江南鄂州是西山。

东山有名,赤壁在焉。赤壁另有名字叫赤鼻矶,这个更形象,赭红色的山岩自黄州东城绵延向西,缓坡,微隆,数里后陡入长江,后来江水虽然下撤,由江堤上远眺,山岩之象,果然在摹仿一个红鼻子。蹬鼻子上脸,就是当日苏轼“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所攀俯的山坡,临皋亭、雪堂,都不远,估计他开荒种田的“东坡”,就在沿着山根往东走的城门外。清人爱东坡,在矶上修庙,不供菩萨罗汉,也不供三清诸神,也不为苏子塑金身,而是供养楷书大字雕刻出来的前后《赤壁赋》,我每次去看,都觉得很感动。

由赤鼻矶下解缆登舟,划向对岸,江水南流,船走斜线,三四里水程,上岸点稍稍偏南,会是龙蟠矶附近,今天此矶上筑有大名鼎鼎的观音阁,由龙蟠矶登上筑有,眼前就是鄂州城,西山像一顶纱帽高出在城北街巷房屋之上。西山比东山要高远不少,就像蛇山比龟山要深邃,蛇山后面,又生发出好几条山脉,贯通武昌城,西山也是,山后有山,连绵不绝,亦令鄂州成为半城山色半城湖的郡邑。当日东坡困居黄州愁城,与朋友划船过江,在西山上留下的脚印不少,我估计与东山的心斋比较,他西山的漫游,更像是放风,几只八哥由笼子里飞出来,又抢榆枋,嘲讽一下正当时的鲲鹏们。我在阁前小院的石桌边坐了半晌,其时冬阳温暖,腊梅幽香,公园管理方还未及在阁子周围补种上松树。有一天松树长成,真迹返回,松风阁会焕发它的灵异,与东山东坡赤壁一样,它们都曾是北宋荣光的顶点。

如果说东山如鼻,西山就有一点像耳朵,九曲亭在耳垂,菩萨泉是耳道,松风阁在耳廓。沿着松风阁背后的耳背北行,在江边的山崖上,修筑有吴王宫。据说当日孙权称帝,将他避暑的夏官在西山北峰的江渚,一时东吴的名将,周瑜、鲁肃、陆逊、美人,孙尚香、大乔小乔,恐怕都曾在此留连徘徊。“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觉得苏轼站在赤鼻矶上看江流,千堆雪恐怕多半是在“故垒西边”的西山诸峰脚下生成的,以赤鼻矶的鼻头,能卷起千堆雪就不错了。当日周郎们,会聚在西山的行宫之中,“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吴王宫往上的,西山的主峰,武昌楼危然挺立,气喘吁吁地爬到顶楼,沿着楼外的回廊散步,可以东西南北远眺。其西是江夏、嘉鱼、武汉、新洲、梁子湖,云梦泽生焉;其北是团风、罗田、麻城,大别山的南麓;其东是浠水、蕲春、浠水,大别山的西麓;其南是黄石、阳新、大冶,幕阜山的北麓,山河俨然,原野茫茫,江水浩浩荡荡,别吴楚,分荆扬,一脉贯通。向东俯眺,江流之外,黄州城历历可见,赤壁、东山、遗爱湖、安国寺、青云塔,皆可指顾。

由武昌楼下来,沿吴宫外丛林中的棧道下山,路边碑影闪烁,坟堆不少,本地人往来往往,好像也并不介意。夕阳里我信步向前,看到路边竹林中有一条小路,拐进去,几个折转,小路通向一片空旷地,崖下就是长江。我发现空地前站着个穿夹衫的中年男人,正在两棵树之间架起的木棍上做引体向上,他身后有他自制的好几副哑铃,做俯卧撑或者仰卧起坐的垫地,沙袋,一边依着山崖,还搭出了一间小小的草棚,草棚中有一个木凳,原来他在这里,开辟出了一个朝夕行乐的营地。他微笑着回头看了我一眼,继续轻盈地做着引体向上,看来我贸然闯入,并没有打扰到他修行的清兴。

我由竹林返回到棧道,继续往山下城市灯火中走去。这间山崖上的草棚,给我的印象,并不亚于九曲亭、菩萨泉、松风阁、武昌楼,第二回到西山,我又特别跑去看,这次没有见到它的主人。我觉得草棚的气象,也没有输给东坡的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流,重门洞开,林峦耸入。当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草棚主人茶余饭后,来他的“玩艺窝”健身的时候,气沉丹田,挺胸收腹,也会见到此番景象,与千年前东坡所见,并无不同,也会感受到习习江风,“万物之备”。坟墓间的下山路,他是谁?东坡?子由?黄山谷?张文潜?或者是我?或者是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小钻风?对,东山有临皋亭,我西山有一个小钻风草棚,也很登对。

我去西山两次,都是在武昌大道边停车,沿后山南门曲折向北,与苏辙自东边爱路登山,黄庭坚自西边樊口公园登山的路数有不同。入南门数百步,即可看到九曲亭翼然在北城之

舒飞廉

# 西山记

风土记

上,当日蔓延的陂陀、深密的涧谷已变成街区,曲折的寒溪也难觅踪影,刻在亭中的《武昌九曲亭记》,虽然比不上对岸东坡赤壁庙堂中的《赤壁赋》气派,以子由的谦抑,估计也不会让较较个啥。过九曲亭数百步是灵泉寺,从前的西山寺,菩萨泉盈盈在兹。过西山寺往西南步行一千余米,就可以看到修葺一新的松风阁,阁分上下两层,一楼里布置有黄庭坚以他的长枪大戟,“树梢挂蛇”,“荡桨笔法”写出的《武昌松风阁》的复印件,原件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在阁前小院的石桌边坐了半晌,其时冬阳温暖,腊梅幽香,公园管理方还未及在阁子周围补种上松树。有一天松树长成,真迹返回,松风阁会焕发它的灵异,与东山东坡赤壁一样,它们都曾是北宋荣光的顶点。

如果说东山如鼻,西山就有一点像耳朵,九曲亭在耳垂,菩萨泉是耳道,松风阁在耳廓。沿着松风阁背后的耳背北行,在江边的山崖上,修筑有吴王宫。据说当日孙权称帝,将他避暑的夏官在西山北峰的江渚,一时东吴的名将,周瑜、鲁肃、陆逊、美人,孙尚香、大乔小乔,恐怕都曾在此留连徘徊。“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觉得苏轼站在赤鼻矶上看江流,千堆雪恐怕多半是在“故垒西边”的西山诸峰脚下生成的,以赤鼻矶的鼻头,能卷起千堆雪就不错了。当日周郎们,会聚在西山的行宫之中,“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吴王宫往上的,西山的主峰,武昌楼危然挺立,气喘吁吁地爬到顶楼,沿着楼外的回廊散步,可以东西南北远眺。其西是江夏、嘉鱼、武汉、新洲、梁子湖,云梦泽生焉;其北是团风、罗田、麻城,大别山的南麓;其东是浠水、蕲春、浠水,大别山的西麓;其南是黄石、阳新、大冶,幕阜山的北麓,山河俨然,原野茫茫,江水浩浩荡荡,别吴楚,分荆扬,一脉贯通。向东俯眺,江流之外,黄州城历历可见,赤壁、东山、遗爱湖、安国寺、青云塔,皆可指顾。

由武昌楼下来,沿吴宫外丛林中的棧道下山,路边碑影闪烁,坟堆不少,本地人往来往往,好像也并不介意。夕阳里我信步向前,看到路边竹林中有一条小路,拐进去,几个折转,小路通向一片空旷地,崖下就是长江。我发现空地前站着个穿夹衫的中年男人,正在两棵树之间架起的木棍上做引体向上,他身后有他自制的好几副哑铃,做俯卧撑或者仰卧起坐的垫地,沙袋,一边依着山崖,还搭出了一间小小的草棚,草棚中有一个木凳,原来他在这里,开辟出了一个朝夕行乐的营地。他微笑着回头看了我一眼,继续轻盈地做着引体向上,看来我贸然闯入,并没有打扰到他修行的清兴。

我由竹林返回到棧道,继续往山下城市灯火中走去。这间山崖上的草棚,给我的印象,并不亚于九曲亭、菩萨泉、松风阁、武昌楼,第二回到西山,我又特别跑去看,这次没有见到它的主人。我觉得草棚的气象,也没有输给东坡的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流,重门洞开,林峦耸入。当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草棚主人茶余饭后,来他的“玩艺窝”健身的时候,气沉丹田,挺胸收腹,也会见到此番景象,与千年前东坡所见,并无不同,也会感受到习习江风,“万物之备”。坟墓间的下山路,他是谁?东坡?子由?黄山谷?张文潜?或者是我?或者是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小钻风?对,东山有临皋亭,我西山有一个小钻风草棚,也很登对。

2024.02.19,孝感市农四村

#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